



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

披耶阿努曼拉查东 著

马宁 译

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

〔泰〕披耶阿努曼拉查东 著

马 宁 译

中山大学出版社

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

马 宁 译

*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30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册

ISBN 7-306-00032-2/G·12

统一书号：7339·39 定价：4.40元



作者像

作者简介

朱拉隆功大学文学名誉博士披耶阿努曼拉查东是当代暹罗伟大的学者和作家之一。他探索精神顽强，知识渊博，堪称历史学、人种学、语言学、考古学等领域里的治学楷模。他的笔名“沙天哥色”，家喻户晓；他的著作充分反映出他爱好广泛，对整个人类世界抱有广阔而多样的兴趣。他曾长期担任政府重要职务，如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家研究院代理院长和艺术厅厅长等。退休后，他在朱拉隆功大学讲授“语言学”、“比较文学”和“泰国习俗与传统”，并任泰国历史修订委员会主席和《泰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

中文译者序

卓越的学者 精湛的著述

(一)

泰国当代文化名人披耶阿努曼拉查东，原名李光荣，祖籍我国广东潮州。其曾祖父、祖父、父母都是中国血统的泰国人。曾祖父与祖父以经营小商为生，父亲在一家木材厂当职员，皆系平民。

阿努曼拉查东，公元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五)出生于泰国曼谷京畿道阳纳瓦县披耶克莱寺地区。幼年在家跟父亲读书，十岁入学，最初就读于披耶纳纳小学，其后考入圣母升天学园。十七岁，当他刚读完四年级不久，因家境贫困而被迫辍学，出外就业。头一年在制药厂和旅馆当工人，后考入海关总署任职员。由于他工作勤奋，最后晋升为该署副署长。一九三二年政变后，他被解除职务，好让“政变支持者”升迁。次年应聘到新成立的艺术厅工作，后来被任命为该厅厅长。退休后，他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在朱拉隆功大学、政法大学、艺术大学任教，被授予名誉教授学位、文学和考古学名誉博士学位，并被选任为泰国正史编纂委员会及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主席、泰国教科文组织委员、暹罗学会会长、加尔各答大学和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海外考查人等重要职务。为表彰他的功绩，泰国国王曾多次授予他“白象”等高级勋章和“披耶”等荣衔。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他

病逝于曼谷，享年八十一岁。经国王批准，其遗体在王家火葬场德布西林寺火化。

晚年，阿努曼拉查东将自己全部精力贡献给泰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著述达二百多种，主要著作有《文化与人类》、《印度支那半岛古代史》、《泰族古代生活》、《民族、语言、文化》、《语源学》、《泰族固有习俗集成》、《回忆泰国，回忆生活》等，此外，他还以“沙天哥色”的笔名，分别用英语和泰语撰写了许多专论，刊登在国内外一些著名学术刊物上。

阿努曼拉查东学识渊博，富于探索精神，在他研究的各个领域里，提出了许多精湛而深刻的见解，为这些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此，美国密执安大学威廉·J·格德尼教授曾作过颇为确切的评价。格德尼写道：“披耶阿努曼拉查东在泰国独特而充满矛盾的文学界和学术界里，与其说占有着，勿宁说为自己创建了一定的地位。尽管他不是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学者，但他的学术成就却使一些年轻教师和学生拜倒在门下，并使他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尽管他不是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文化人类学者，但在研究泰国传统文化方面，尚无人能作出像他那样巨大的贡献；尽管他起初并未专门学过语言和文学，但他在泰国语言和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却成为启迪有关研究人员不断前进的动力，并且还没有人能超过他；尽管他并未受过西方教育，但在泰人中介绍和普及西方知识之广泛，他人却望尘莫及；尽管他只不过是一名通俗作家，但在泰国很难找到一位职业作家的写作风格能与他的优美的和才华横溢的风格相媲美。最使人感到惊奇的是，他的祖先虽然不是泰族，但在泰族的文化、历史、文学和语言等学术界里，还没有人能显得比他更热爱这些领域。”^①

^①威廉·J·格德尼译：《农民的生活》，载《暹罗古代的生活与礼仪》，一九六一年。

阿努曼拉查东之所以能从一个连中学都未毕业的平民成长为一位泰国当代文化名人，这与他个人的勤奋好学，潜心学术，注意观察和分析周围一切事物以及谦虚严谨的治学态度有密切关系。

在父亲的熏陶和督促下，他自幼就养成了热爱学习、刻苦读书的良好习惯。他每天黎明即起，朗读或背诵古典诗文。入学后，虽然就读时间不长（仅仅七年），但由于他刻苦学习，很快就掌握了泰语、英语以及其他一些基本课目的知识。就业以后，尽管工作很忙，但他仍坚持业余学习，并且不耻下问，虚心向有知识的人请教。在旅馆工作期间，他除坚持自学外，还经常向下榻该旅馆的国内外知名学者虚心请教（他供职的东方旅馆是当时泰国的最大旅馆之一）。在海关工作期间，他利用该部门外籍官员较多的有利条件，加强外语学习。他经常用英文写作，请英籍上司批改，并抽空将一本英语小说译成泰语，为此而被吸收为文学会的会员。经过长期刻苦的学习，他成为了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一九三三年，当他四十五岁时，终于崭露头角，被调到艺术厅工作，并曾任过王家研究院的院长。从这时开始，直到逝世时为止，他三十余年如一日，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工作，步上了学术的高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一位公认的“泰国文学和语言学界的权威。”^①

阿努曼拉查东除热爱学习外，还有一个宝贵的特点，即从小就富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正由于这样，他平时非常注意观察和分析周围的一切事物。此外，他出身平民，又居住在普通群众聚居的地区，接触生活的面广而复杂，这也为他广泛地了解和观察周围社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不论是城市或乡村，不论是工人或农民，甚至无业游民（包括赌徒和娼妓），他都愿意接近，喜欢

^① 弯歪塔雅哥亲王：《泰国民俗论文集》序言。

了解。这些耳闻目睹的真实情况，为他深入研究泰国传统文化和习俗提供了大量生动的资料。因此，他的著作丰富生动，亲切感人，有说服力，令读者由衷地信服和钦佩。他临终前写的《回忆往事》一书就是明显的例证，该书共分四卷，字近百万，名为他的回忆录，实为一部通俗的泰国近代史话。该书内容十分丰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社会、风俗，无所不包，其笔调也亲切感人，使读者爱不释手。正如一位日本学者评价的：“对人类行为的广泛观察，是他(阿努曼拉查东)的特有精神和最基本的立场。”^①

阿努曼拉查东在处世和治学上的优良作风也为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起了保证作用。首先，他无意于个人名利。他虽多次被任命为国会议员，但他始终拒绝参加内阁；他著述虽多，但从从不将版权视为专有，任由人们翻印或散发。不仅如此，他还把从版权中得来的大量报酬赠给一些基金会作鼓励后进者学术研究之用。在研究工作上，他态度认真、谦虚，从不把自己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他的著作处处洋溢平凡而朴实的精神，正如日本学者森干男所说的：“他的文风平凡而宁静，他的论述慎重而中肯。如果有哪位读者想在阿努曼拉查东的著作里寻找什么惊人的论述和绝对的结论，他一定会感到失望。人们所看到的，只有对知识的极大好奇心，不知疲倦的探索精神，简言之，就是对人类的高度热爱。”^②这种优良的作风也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待后代的热情和高度责任感上。他很乐意为年轻学者的著作作序，并经常写信鼓励他们前进。“他与人友善。他是一位支持学生的师

^①森干男：“编译者的话”，《丰田基金会通讯》第四期，一九八四年九月，第二十一页。

^②同上注。

长，一位鼓励部下的上司。他靠正义事业立世，嫉恶如仇；不图报酬，宁愿多付而少取。他总是感激父母和对自己有过恩惠的人。……他喜欢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和各种年龄的人交朋友，为此，他闻名社会，经常有人请他主持婚礼，凡认识他的人都热爱他，尊敬他。”^①

披耶阿努曼拉查东的名字和著作，不仅在泰国人民中享有盛誉，而且蜚声国外。他的笔名“沙天哥色”早已闻名世界，凡到泰国访问的外国学者无不打听他或亲自拜访他。许多国家将他的著作译成本国文字出版发行，这些著作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和重视。

(二)

一九六八年，当披耶阿努曼拉查东八十岁诞辰之际，为庆祝这位卓越学者的寿辰和表彰他在学术方面的巨大贡献，泰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决定将他用英文写的论述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方面的论文汇编成册，题名为《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②，由亚洲基金会赞助出版发行。

这本著作是作者部分晚期论文的汇编（一九五二——一九六八年）。这些文章曾先后发表在《泰国文化》、《暹罗学会学报》等国内外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全书共分五章、一个附录，共计论文二十二篇，约二十三万字（汉字）。泰国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弯歪塔雅哥亲王殿下亲自为本书写了序言，沙天哥色—纳卡巴滴基金会执行主席S·肖腊先生也为此书写了前言。本书出版后不久，作者不幸逝世。本书再版时，将肖腊先生为他写的挽文也附在该

①S·肖腊：《挽文》，《泰国民俗论文集》附录。

②原著英文题名为Essays on Thai Folklore，直译为《泰国民俗论文集》，中译时改为此名。

书后边。这些序言和挽文对作者的生平事业和学术成就作了高度评价，对我们深入了解作者和本著作有重要参考价值。为了使读者能在感观上形象地理解作者论述的内容，编辑者还选用了许多珍贵插图，供读者观阅。

作者在本书刊载的论文中对泰国许多重要传统文化和民俗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精辟的论述，其中包括：泰国文化的一般论述；泰国语言文字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词、句、字母的特征；主要文学著作的大致内容和来源；佛寺的建筑特征和主要的宗教活动；主要的礼仪和仪式，包括日常礼节（“怀”和“甲”也即“行礼”和“跪拜”）和定期仪礼（如婴儿满月、结婚、送葬、漂河灯等）；民间的习俗和信仰，如“制约性毒药”、符咒、预测运气、对各种树木的迷信等；农事（从备耕到打谷入仓）、农民生活方式和用具等，内容丰富多彩。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体现，它与物质世界以及经济、政治的发展和变化有密切关系；习俗是文化的具体而生动的表现，它构成了人们长期遵守的不成文生活规范。文化和习俗有着强大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它们在当今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无不打上深刻的烙印。泰族是东南亚地区古老民族之一，它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习俗。这些文化和习俗至今仍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泰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深入了解和研究它们，对了解泰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阿努曼拉查东写的这本著作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and 精辟的论述。

本书作者在资料的选用上采取十分严肃的科学态度，非常重视资料的可靠性。本书选用的资料，绝大部分或来自作者本人的实地考察，或由有实践经验者所提供，并经过作者的认真筛选。尤其是那些属“内部机密”的资料，如制作和解除制约性毒药的配方、制作符咒或护身符的过程等，作者不畏艰辛，多方挖掘收

集，细心整理分析，作出科学论断，然后才写进论文之中。对于这类资料，他决不人云亦云，不顾后果，随意采用。本书刊载的有关这方面的论文为我们正确理解那些带有迷信神秘色彩的习俗提供了科学而全面的资料和论证，从而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科学认识水平。

作者的写作风格，十分朴实，实事求是，不装腔作势，哗众取宠或武断妄论，因而使人们读后能产生一种信任感。这种写作风格，一方面来源于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另一方面来源于作者对人民群众，尤其是对农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这本书所描述的绝大部分是关于民间的文化和习俗，而农村的文化和习俗更占主要部分。作者对农民的思想和生活颇为关注，对农村和农民的作用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对一些诬蔑和误解农民的言论也作了有力的批驳，当然，对农民的缺点也并未隐讳。正是作者这种热爱人民群众的情感和启迪他们坚持前进摆脱落后的热望，使他的写作风格朴实无华，亲切感人。

该书是一本论文集，所以在各篇论文之间难免存在一些脱节或重复的现象。经过编辑者的精心选材，这种缺陷虽得到一些克服，但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此外，关于中国古代“南诏”国的民族构成问题，作者认为该国是一个“泰族”国家，这一点与我国史籍记载，有所不同。^①

中泰两国是近邻，在历史上有过长时期的交往，在传统文化和习俗方面两国有许多相同之处，而该书作者又是华裔，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也颇为了解，因此，本著作许多部分较详细地提到两国人民在种族、语言、文学、艺术、信仰和习俗等方面的相似之

^①见原著第九页。我国史籍认为南诏是以乌蛮为主体，包括白蛮和少数汉人的政权。

处和两国间的相互联系，并将中国文化作为影响泰国文化的两大力量之一(另一支力量是印度文化)来看待，从而给两国人民之间的密切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事实根据。这对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必将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三)

披耶阿努曼拉查东的笔名“沙天哥色”早已蜚声我国，为文化界人士所景仰。我们很早就想将他的著作介绍给我国读者。一九八四年秋，泰国知名人士，沙天哥色一纳卡巴滴基金会执行主席S·肖腊先生前来中山大学访问。当他听到我们这一愿望后，非常高兴，立即表示大力支持。经他从中联系，日本丰田基金会也表示愿意资助这一项目的实施。该基金会主动来函与我们联系，并两次派人前来具体了解和洽谈，最后同意资助我们将披耶阿努曼拉查东的部分著作译成中文在我国印刷出版。在这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谨向肖腊先生和日本丰田基金会表示谢意。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将是披耶阿努曼拉查东博士一百周年诞辰，我们愿将这本中文译本作为纪念他一百周年诞辰的献礼。

译者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序 言

《社会科学评论》的热心编者提醒我，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披耶阿努曼拉查东将庆祝八十岁寿辰。曾给该杂志编辑部以大量帮助的昭坤建议我批准将披耶阿努曼用英文写的二十篇有关文化、语言和文学、民间故事、佛教和礼仪等方面的论文印刷出版，作为寿辰献礼。亚洲基金会也欣然同意在出版费用方面给予资助。

我竭诚批准这一建议，并代表泰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向亚洲基金会的慷慨资助表示深厚谢意。

我应邀为该书命名，兹建议该书题名为《泰国民俗论文集》^①。

我曾多年与披耶阿努曼一起从事语言与泰族文化的研究工作，我非常高兴地发现昭坤也和我一样，经常以泰人的观点来探索并试图解释这个主题。例如，对巴利文和梵文派生的词语，一些有关的专家倾向于给其以巴利文或梵文的含义，不是给以泰文的含义。如“颂讪”(Songsan)一词，泰文的含义是“可怜”，而“Samsara”在巴利文和梵文中则是“移民”的意思。重视词源学的披耶阿努曼在不同的场合、时间和地点的比较中来寻求一个泰文词语的含义，所以他对泰语的理解就比较深透。

他对泰族文化的理解也是这样。传统的风俗和礼仪变化很快，有时人们只知道其形式(当然也并非十分准确)，但对其实质

^①根据本书内容，中译本取名《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译者

却非常模糊，我们应该感谢披耶阿努曼，他对我国的许多传统风俗和礼仪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以婴儿满月时的“探宽”(Tham Khwan)礼仪为例。我的女儿即将满月时，在要不要举行“探宽”礼仪的问题上，在家里就出现了争论：我的妻子主张不要，因为不需要；我的母亲和其他家人则主张要，因为这是我们的风俗。而我则决定举行，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婴儿一旦出事，则将归咎于我，总之，举行无害。大家都高兴地赞成我的决定，但我的女儿除外，她哭了，因为她还不会欣赏甜蜜的梵文摇篮曲。

披耶阿努曼的确是泰国语言与文化方面的一位著名权威。前来泰国的外国学者无不直接去访问他或经人介绍去见他。他们以及广大的读者必将非常欢迎这本书的出版，并将它看作是一座便于携带的知识宝库。

值此披耶阿努曼拉查东八十华诞之际，我谨代表泰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向他致以衷心的祝贺，祝他永远幸福，事业兴旺，成果丰硕。

泰国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

弯歪塔雅哥·哥汶·那拉滴·蓬斯巴班特亲王殿下

一九六八年

前 言

披耶阿努曼拉查东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和一位受人欢迎的作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笔名“沙天哥色”蜚声国内外。他虽然连中学都没有毕业，但他却在曼谷许多高等学校任教，并担任加尔各答大学和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的国外审查人。他虽然在七十岁高龄时才首次前往欧洲，然而在此之前，他已为许多高级学报或周刊撰写英文文章。

他用泰文或英文写的著作，致力于阐明为他和我们许多人过去所不了解的事物。他学会了根据书本，根据对人（不论有无学问）的调查，以及根据其他资料来源来阐释各种主题。他十分注意收集原始资料。若无他这样的努力，我们将丧失大量有关泰族研究的知识。

在他八十岁寿辰之际，泰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将他用英文写的文章结集出版，题名为《泰国民俗论文集》。尽管此书既非他的全部英文著作，也不能代表他的最高水平，但它毕竟是一本介绍泰族文化的优秀著作。

此书出版后不久，作者便去世了，书亦售罄。然而，年轻的一代应该继续阅读他的著作。国家文化委员会办公厅、教育部正在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他的各类英文文章，而对他的泰文著作，需求也颇广泛。事实上，两套四卷本的《泰国固有习俗集成》一书已被译成日文出版，他的自传也将译成日文出版。他的文章有些已译成欧洲文字，当然还有中文。我希望在奥博尔基金会的支持下，他的著作也能以马来文、印度尼西亚文和他加禄文出版。一

九六八年，《泰国民俗论文集》首次出版时，素差·斯瓦色先生在社会科学印刷厂负责此项工作，现在他在DK出版公司工作。我感到高兴的是在印刷这次新版中，他又给素·颂萨旺先生以帮助。

披耶阿努曼已离开了我们。十年前，我在国家图书馆作的有关他的讲演（“披耶阿努曼：一位平凡的人，或一位天才”）已译成英语并收进我写的《危机中的暹罗》（神主暹罗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一书之中。现将我为他写的挽文附在本书末，俾读者对本书作者能有更多的了解。

尽管本版仍非十分完善，但我相信它对愿意了解泰国各方面文化的读者说来，仍将有所裨益。《泰国民俗论文集》一书若能获得成功，我们将收集披耶阿努曼的其他英文遗著，另外结集出版。我们甚至还将把他更多的泰语著作译成英语出版。

沙天哥色—纳卡巴滴基金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S·肖腊